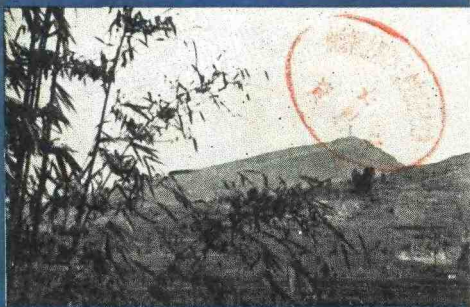


會理文史

第四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合 理 縣 委 員 會 文 史 資 料 研 究 委 員 會 編

1988年6月

51.75/109

目 录

封面题字.....	杨 超
会理解放初期的剿匪平叛斗争.....	(1)
回忆红军过中武山.....	(8)
我在会理的经历和见闻.....	(14)
辛亥革命反正前后.....	(23)
历代会理商业简述.....	(39)
封面设计.....	曾亚雄

会理解放初期的剿匪平叛斗争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三日，会理解放，四、五月份，各地陆续出现一些零星的抢劫活动，仅一个月左右时间，全县发生抢劫案88起，死伤27人，烧毁房屋30余间，严重地威胁着社会治安。7月份以后，越西、西昌等地先后发生政治性的土匪叛乱，会理一时谣言四起，匪特活动猖獗。八月九日，我驻益门的解放军和武工队，去六家村捕捉匪团长苏汉斌时，反被苏匪包围。八月中旬，匪团长包寿春率众在孔明寨拦劫我运武器的解放军。八月二十九日，苏汉斌窜到平吉乡，纠集彭建三、彭少基、李天佐等700多人，围攻我太平场驻军和武工队。九月九日，匪司令王赵氏、龙成等在铁香叛乱，抢占我武工队驻地，拦劫我运粮的民夫，打死我武工队员康秉愚同志等四人，邓焕鼎同志负伤，罗四维同志等五人被敌人抓去，粮食被抢走。九月十六日，上述匪徒又围攻我江舟驻军和武工队。九月十一日，九三乡武工队申志中、谢经武等同志，在从云南捕捉匪首廖兴伯返回途中，被廖的爪牙刘兆力等人包围，申志中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谢经武、胡世珍、雷维超等三同志也先后被杀害。九月十八日，凤山营匪首刘伯钧纠集新德乡土匪和绿普乡匪首李仲伯、矮郎河匪首周炳刚等匪众300余人，围攻我小关河粮库的驻军和武工队。九月二十二日，匪马宗栋等占领攀莲，县财政科长刘力平，经小关河去撒莲运粮时被土匪包

围、战斗中牺牲。在此前后，混入支前委员会的匪第二路司令康保华，派人假报匪情，引诱我下南武工队二十多人到碑子田，遭匪首李茂元、向志科、曾虎成等伏击，战斗中，白德光等四同志牺牲。匪第三路司令姚玉明，在县城和城郊以“红线线”为串联活动暗号，图妄配合各路土匪里应外合攻打县城。各地的土匪叛乱，先后杀害我工作干部11人、农民积极分子6人，抢走粮食60090多斤，迫使我西北区、上南区、下南区的武工队先后撤走。全县除县城、益门、摩挲营、太平、江舟、鹿厂、鲹鱼、小关河等少数重要场镇尚在我控制之中，其余大部份地区为土匪占据，社会秩序极不安定。

对这次土匪叛乱，县委未建立前，解放会理的部队和会理地下党就有所警惕。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会理解放后，二十六日即建立了会理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龚成林（会理地下党负责人）任主任，卢路（一三〇团政委）任副主任。在临时工委领导下消灭残匪，建立革命秩序，争取了匪“金江中游守备部”中将司令苏少章于四月二日率残部200多人前来向我投诚。

三月二十七日西昌解放，中共西昌地委建立，地委书记梁文英同志在向派往各县担任县委书记的领导同志交待工作时，明确指出：“你们下去后要把清匪建政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四月中旬，中共会理县委建立。一三〇团调走，驻防会理的任务由五五〇团和金江支队（一、二支队合编）接替。立即对旧政府实行军事接管，经过筹备，于五月一日建立了会理县人民政府，同时以地下党、金江支队的人员为主，从各

方面抽调力量，组建武装工作队，由部队配合分赴全县五个区开展清匪、征粮、生产救灾等各项工作。仅五月份全县就捕获土匪112名。县公安局也在全县城乡贴出布告，号召国民党军、政、警、宪、特人员和散兵游勇，到公安局登记自首，缴械投诚。五月份，县委和政府又先后召开了会理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民族头人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揭露匪特谣言，部署清匪、征粮、救灾等各项工作。号召加强民族团结，头人会上还订立了拥护政府、不窝藏匪特、不打冤家，不虐待娃子等几条共同遵守的公约。

土匪叛乱前后，我广大武工队员和解放军战士，虽然歼灭土匪的积极性高，但对敌情的严重性和清匪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因此，八月份土匪开始叛乱后，使我清匪工作一度陷于被动。如苏少章的营长苏汉斌（人称“飞天营长”），解放前夕是镇压我金江支队的刽子手，解放后，率残部四百余人逃回老巢六家村，开始四处进行抢劫，破坏社会治安。后来又接受苏少章的密信，任匪团长策划叛乱。我驻益门地区的工作队和解放军。于六月十七日第一次到达六家村，包围了苏汉斌家。但苏在搜捕中逃跑。八月九日，积极分子张志强来益门报告，苏汉斌回家过“火把节”来了，当晚益果乡工作组立即集中力量，分两路包围六家村苏汉斌家。但苏汉斌已去彝族头人马成吉家吃酒去了。部队攻进苏汉斌家，缴了十多人的枪，却被苏汉斌从外面纠集数百彝、汉土匪武装将我反包围。第二天晚上我武工队员田兴成，在我火力掩护下，一个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连夜跑到益门已是第三天清晨，向县委报告匪情。县委和五五〇团党委研究后，立即派出部队前往增援。接着，苏汉斌又窜到马宗岭、太平场一

带，纠集匪首彭建三、彭少基、李天佐、侯应同、何应明等人，策动700多彝汉武装，于八月二十九日围攻我太平驻军和工作队。县委得知太平场被围后，于当日派五五〇团三营营长王来保带领一个排，一个机枪班，一个炮班及金江支队二、五中队前往支援。苏汉斌等人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将我增援部队包围在离太平场数里的四、五个山头上，经过五天四夜的激战，我金江支队二中队长禄应举（彝族）等数十名战士，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九月二日，五五〇团副参谋长李茂海带领二个排和金江支队部份战士，人背马驮运三千斤粮食到太平支援，在半路又被土匪堵截。金江支队后勤股长施光兴等一批干部战士英勇牺牲，粮食被抢走。整个战斗，我共死伤100余人。直到九月五日，五五二团一部份和师侦察连从益门方向赶到，内外合击，才将这股土匪击溃。

九月九日，匪首王赵氏、龙成等人，先后在铁香暴乱。十六日，又纠集匪众1000余人围攻江舟。我五五〇团九连八班和金江支队直属排，在金江支队司令员胥印侯和九连指导员张兴林同志的指挥下，顽强战斗，坚守阵地五天五夜无一伤亡。同时，县委和五五〇团党委接到江舟被围的消息后，一方面派出五五〇团一个排，金江支队一个分队五十余人，从会理到江舟的大道，缓慢前进，佯作支援江舟以迷惑敌人，另一方面由三营营长王来保集中五个排的兵力，采取夜间秘密行动，白天休息的办法，绕道通安从后路奔袭敌人。经两夜的急行军，于拂晓占领敌人的老巢——铁匠村。留守匪特全部捕获，并解救出我武工队罗四维等同志。白天部队隐蔽在铁匠村封锁消息，晚上出发，二十日拂晓占领江舟的制高点。内外配合向敌人发起猛攻。激战三小时，击毙敌人匪

副司令龙成以下180多名，俘虏匪司令王赵氏以下380多名；收缴土炮二门，长短枪枝700多支。江舟战斗的胜利，扭转了前段在剿匪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接着，又胜利地进行了小关河、小河等地的剿匪战斗。截至九月底止，全县共进行了九次较大的剿匪战斗，击毙土匪400余人；活捉400余人；自首投诚100余人。至此，土匪叛乱基本平息。

十月份以后，县委把清剿残匪工作的重点放在苏少章的老巢马宗岭、六家村一带。匪首苏汉斌等人，在太平场战斗中被我击溃后，拖着残匪继续在这一带流窜潜藏与我为敌。在清剿工作中，部队正确执行了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特别注意了加强民族工作，争取了民族头人李泽申、马成吉等人主动配合解放军消灭土匪，使这股土匪迅速得到歼灭。如对重要匪首苏汉斌，部队在十月初集中兵力将其武装力量全部消灭，他孤身一人逃脱后隐藏在山洞拒不投降，部队利用投诚土匪杨才福提供的情况把他抓获后，在押送到马宗岭的滴水崖时，他乘我押送人员不备之机，跳下悬崖逃跑。不久又被抓获。另一匪首李天佐带领匪徒10多人，躲避在太平场附近的山洞中，部队和防匪自卫队出动四、五百余人进行搜捕。李天佐在洞内困守两天一夜，持枪冲出打伤我两名战士，后被我乱枪击毙。截至十一月底，我们在太平场，大水沟一带共击毙击伤匪首李天佑、马世元等24人；抓捕了重要匪首苏海澄，苏孔怀、苏汉斌、彭建三等60多人，争取了匪首侯树白、何应祥、夏应科等300余名向我投诚。十二月初，我又在通金乡稗子田一带打垮了以康保华、李茂元为首的200多名土匪。在重点清剿的同时，县委又

在全县广大城乡，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展追捕匪首，争取匪众的群众运动。据县委五〇年剿匪工作总结中记载，全县从十月至十二月共消灭土匪3971人；其中捕获2019人；投诚1915人。缴获枪支340余支，使全县的剿匪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为五一年春节后，在全县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奠定了基础。

但是，敌人是不甘失败和灭亡的。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我五五〇团奉命调走参加抗美援朝。这时苏少章部残匪曾银海又乘机在五、六区和宁南县交界的黄柏茅一带纠集200多名彝汉匪特，妄图组织第二次叛乱，第六区区委、区公所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由副区长周庆云、区武装部长李小秃带领区分队和民兵100余人，在天明前赶到刷巴村包围曾银海老巢。曾匪占据碉堡顽固抵抗，他的同伙又从外面对我进行反包围，我民兵被冲散，副区长周庆云、区武装部长李小秃等五人被土匪杀害。与此同时，第五区平吉乡代理乡长叶宗能，工作队员廖祖永带领40多个民兵前来接应，刚到黑神庙时，又遭曾匪同伙海兴国等包围，叶宗能、廖祖永等七人退到冉家民房中坚守，被土匪纵火烧房全部壮烈牺牲。县委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警卫营前往清剿，第六区也由区委书记周若梦组织上千民兵配合，将匪首曾银海击毙，彝族头人海兴国潜逃隐藏，经禄子珍做工作后前来向我投降，从而使匪乱很快平息。吸取这次叛乱的教训，县委在减、反、退、清工作中更加重视了清剿残匪工作，采取重点围剿，普遍搜山的“蚂蜂”战术，多次组织全县民兵搜捕残匪。从三月至五月二十日为止，全县又捕捉逃窜匪首709人，瓦解匪众1900余人，缴获枪枝4304支。累计解放以来，全县共消灭土

匪7790余人，收缴枪支8699支。至此，全县土匪基本肃清。六月份起，除八个边远乡继续进行减、反、退、清查补课工作外，按省、地委的部署，普遍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在清剿土匪的斗争中，县委还认真贯彻了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精神，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分批适时地，先后枪决了732名（不含会东县）匪首、恶霸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特别是五〇年九月三十日、十二月一日，五一年二月十四日等三次有万余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及时处决了围攻姜舟的匪中国青年救国军铁乡支队司令王赵氏、匪金江中游守备司令苏少章及其父兄苏海澄、苏效群、苏孔怀、匪西南反共联军副司令刘以能（又名刘盖军）等罪大恶极的匪首后，对全县剿匪和各项工作的开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这段平息土匪叛乱的战斗中，先后有县财政科长刘力平、金江支队二中队队长禄应举（彝族）、后勤股长施光兴、第六区副区长周庆云、平吉乡代理乡长叶宗能等300多名同志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主要是部队指战员（包括在盐边、宁南剿匪牺牲的同志），也有金江支队指战员、地方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县委于五一年一月，在南校场召开了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追悼大会，会议开始由县委、县政府、五五〇团的领导同志，亲自把烈士灵牌由会中校抬到会场，参加会议的近万名群众，声泪俱下，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把清匪、肃特等各项工作进行到底。二月七日，县委、县政府又正式建成了会理革命烈士陵园，让烈士的英名和陵墓流芳千古，代代相传。

注：此稿在原基础上略有删节。

（中共会理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供稿）

回忆红军过中武山

李明禄 口 述
陶鸣宽 记录整理

红军过中武山①，是民国24年旧历4月初头上的事。我原本是会理尖山堡人②，那年，正好在云南那边离渡口约5里远的上坪子佃地种，那里虽当大路，但红军来的头天晚上，我们未听到任何动静，所以对出了些啥事情全不晓得。第二天，天刚粉粉亮，我跨出门槛就发现红军牵成线似的从大路上走过。上坪子的人一见红军来到，差不多全跑光了，红军不抓夫，不打人、骂人，不要老百姓的东西，不糟践庄稼，请人背东西给钱，所以不多久，跑了的人又陆续回来了。我单身一人，没啥可怕的，就没有躲避红军。

过路的红军看到我好象很喜欢，喊我：“老板，走，跟我们去。”我见他们没有坏心，也想看看热闹，就跟着去了。走到河边，又有别的红军问我：“老板，会不会渡船。”红军对我和另一些人讲：“你们莫怕，我们是打富救贫的，打的是地主老财，救的是穷人。只要是穷人，我们决不碰一下，没得穿的我们给穿的，没得吃的我们给吃的。我们要过河去打地主老财，还要打帝国主义，请帮我们渡船。”我听红军讲的实在，就参加划船，把红军送过中武山。总共划船七天七夜又一个上午，直到红军过完金沙江。

红军来之前，那一带地方已在传红军要来的话了。金土司家弄了些人在河边操练，又派人在河边赶修碉堡，想堵红军。谁想修在金家马店背后的碉堡还没盖瓦，马店下面那个碉堡的墙才筑了一半，红军就来了，操练的人连红军是啥样子还没见着，听到点风声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划船的人总共是36个，分成两班，人歇船不歇。晚上，来去的红军都打着火把，河的两边都烧着火堆，船就对着火堆靠岸。渡船总共是7支，云南那边的三支船，一支是3丈4长的，一支是2丈8长的，还有一支小渔船，很少用；四川这边的两支船，一支是3丈4长的，一支是2丈8长的；另有两支2丈8长的船，是船工李有才带着红军去上游鲁车放下来的，这两支船少划一天一夜。

划船的人，有些我不认识，认识的也记不全了。大致云南那边除我之外，有陈月清、丁继安（陈月清的抱养兄弟）、殷梦之、小宗宝（殷梦之的儿子）李正芳（傣族）、张朝满、杨朝兴、张朝珍、张朝福、李如成（傣族）、小王友（傣族）、李有才（傣族）和张朝禄、张忠印两父子；四川这边有周德安、田兴举、张兴贵、杨继有、田兴科、罗兴武、罗兴全、钟应福、康昆和周启龙。

红军给我们划船的一天吃三吨白米饭，吨吨有肉。每天早晚，红军把我们划船的喊去站成两排，发钱、发大烟给我们，凡是白天划船的就晚上发，晚上划船的就早上发。每次发的辛苦钱是2元半，头一天发给我两个银砣砣，银砣砣一面弓、一面窝，象顶毡帽，一个抵一元钱，以后发的就是现金票了。

头天来的红军，背短枪的多，后头来的，就是背长枪的

多了。有些枪有两层，外层七洞八眼的。还有的红军扛个铁筒筒，也有大一些的铁筒筒由两个人抬，我问是啥东西，红军说是炮。红军穿的衣服，各式各样的都有，穿对襟褂子的也不少，衣服的颜色也不一样，不过穿灰白灰白颜色的居多，也有头上戴铁毡帽的。红军的头上，肩上都挂着树枝枝，拢了河边就在沙滩上一排一排地坐着，等待上船过河，乍一看，沙滩就跟树林子差不多。

中武山河边有个长穿洞，穿洞两头和穿洞中间都有一些洞子。红军初来时，穿洞任人通行，过了两天，就不准通过了，连过河来的红军也改从穿洞下面的河边走。原来所有洞子里都住进了红军，一些红军的年纪较大，有的胡子都有几寸长了，肯定是些大官。

那些洞子，原都有人住。上河头一个，就是进深两间那个洞，当时是卖东西的，是住的哪家人记不清楚了；下一个洞子是帮红军划船的杨继有住家的。那两家洞子中间的那个小洞子是关猪关鸡的。穿洞中间也有个洞子，洞口正对着穿洞的亮洞③，是谁住家记不起了。穿洞下河那头，拢穿洞口的地方有个洞子装有单扇木板门，是老瞎子扇炳雍住家的；再往下是康炳坤开店④的洞子，里面洞套洞有好几间。出了穿洞，过了康炳坤的洞子，有个土掌房，是谁住家记不起了，接下来有个横排三间的洞子，是彝边普洪安摆赌、卖大烟的地方；再下一个洞子是帮红军划船的周德安住家的；再往下的土掌房是厘金房，门旁挂着一块不大的招牌，听说招牌上写的是“会川关税务局中武山分卡”。此外，要往下河走一大截路才有别的房子，那里有帮红军划船的周启龙的家，赵联三开的马店和另一家客店。

在我帮红军划船的第二天，来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红军，他一拢河边就被好多红军围了起来，他站在当中讲话，周围的红军都仔细听讲，我站在外围，听不清楚，转到高处去，离远了，更加听不清楚讲的什么。这个一只眼睛的红军魁魁肥肥的，穿一身倒黄不白的军服，颜色和式样都与其他红军不同，大概是个大官，后来我在中武山的穿清外面还见到过他。

到第三天或第四天的中午，有两个红军是坐滑杆来的，滑杆上有白洋布蓬遮着，看不见人，大概也是大官。

还过了一些女兵，女兵们一个背个小铺盖卷，有的铺盖卷用个竹筐子装着，她们都穿灰白色衣服，有的戴帽子，有的光着头梳两个小辫子。她们过了河，在赵家马店歇了一天半才走的。

红军来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上，飞来了四架中央军的飞机。红军官长喊我们不要动，说是一动，飞机就会看见，看见了就要丢炸弹。真把我吓够了。飞机飞走了，我们才又划船。过后才知道，飞机在洪门厂丢了个炸弹，地头炸了个7、8尺宽的坑，幸好没炸着人，只把地头的甘蔗烧了一些。

划完船后，红军长官把我们划船的请到中武山厘金房吃午饭，问我们愿不愿跟他们去当红军，还说，愿去的才去，决不强迫。红军问到我们时，我说厘里有老人，去不起。红军就再不问我了。

吃过午饭，红军端着两簸簸钱和大烟来奖励我们划船的，发给每人五元现金票和一块大烟，另给每人两个象毡帽样的银碗碗，说是做个纪念。

红军用船把我们从小武山来的人送回云南，也有一些人没

回云南去，多半是跟着红军去了。有个叫小长宝的，是干田坝王黑脸的孙子，他不是划船的，在中武山跟着红军去了。

红军过河结束之后，所有船支都被红军炸毁以后顺水漂走了。

红军走后的第三天上，中央军来了，上坪子的人差不多又跑光了。我正在耙田，来不及躲避。等我洗干净手脚要进屋去的时候，一群中央军凶神恶煞的来问我要船。我说船都顺河淌走了……，话还没说完，就挨了几枪筒子，只好不再说话了。他们不停地打我，抓住不放，强迫我随着他们到处搜查、抄家、抓人家的鸡，拉人家的猪，把抄来的东西硬逼我背着，同他们折转杉老树。原来河边没有船，中央军过不了河，只得原路回转。从上坪子到杉老树，除了抓来的伕子，一路上见不到一个老百姓，沿路都扎满了中央军。抓我们当伕的中央军，又沿路抄老百姓的家，把抄来的东西加给抓来的伕子背上。最恶毒的是路上不准歇气，动不动就冲来几枪筒子，晚上把我们关在一起，象关牲口一样。红军给我的银碗碗，我皮面穿的衣服，都全被中央军洗抹了。那时候，我真后悔，早知如此，何不去当红军！

到了杉老树，又强迫我们背东西到巧家，原来中央军过不了中武山，就改从巧家过河去追红军。我们这些伕子被逼着过了宁南又到西昌，过了西昌又到冕宁。到了冕宁之后，天已擦黑，中央军叫我去挑水来宰他们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猪。我趁天黑把水桶丢在路边，不顾一切地摸上山去躲了起来，第二天才顺着山梁往回走，走了两天才绕脱了中央军。

我一路讨口，白天又不敢上大路，直到旧历五月间才走拢中武山。拢了中武山，没有船，过不了河，我只得顺河往

下走，回到尖山包我老人那里。

自那以后，我再没去过中武山、上坪子、甚至也再没离开过尖山堡。

我今年66岁了。过去的事，很多都忘了，唯独帮红军划船过中武山这段过去的故事，看来是会永世不忘的。

1978年5月15至19日记录

1978年5月27日整理完毕

1988年4月重校整理

注：①指皎平渡四川一侧，详见《会理文史》第二辑

②现属四川省会东县云峰公社一大队五生产队。

③即采光洞。

④即客栈。

我在会理的经历和见闻

李广惠 提供资料

杨炎宗 整 理

1942年7月，我由越西调来会理接替整编24军136师406团第三营营长张雨金的职务。此后的八年中，经历了若干波折，也见识了不少地方恶势力的卑劣行径。

会理是一个较边远的县份，但历史悠久，人口集中，物产丰富，地方封建势力比较雄厚。在1939年西康建省后，这个宁属大县的情况，越来越复杂。先是24军136师406团团长张青岩率第三营（营长谭光明）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进驻会理，继而委员长西昌行辕派76师一个营的三个步兵连也进驻会理城关，而地方上则有西昌屯垦委员会屯垦团第一营驻扎，共三个连一个排，约二百余人，营长即是当地原混成旅长苏海澄的三儿子苏少章。三个体系不同的部队同驻一城，经常在城内和郊区发生冲突，斗殴、打群架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兵戎相见。老百姓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西昌行辕警备司令部和屯垦委员会、136师部，对于会理当时的现状感到不妥，势必要设法解决，以维持地方治安，调整各方关系，于是决定成立“会理县军政督察处”，并联合委派于1940年接替谭光明职务的406团三营营长张雨金兼任处长，另由406团团长张青岩和会理县长谢洪康

决定县国民兵团副团长邹壮穆兼任副处长。军政督察处下设秘书室和总务、司法、纠察、谍查四股，其分工职责如下：

秘书室：聘请曾任过会理县长的伍乃言担任秘书。具体职责是拟稿、批示、通报等文书往来，并秉承正副处长的意见，协同司法股处理刑事案件。

总务股：由县财务委员会派一科长兼任。仅按月发放秘书薪资和城防灯油费，其余概无支付。

司法股：由县地方法院派一推事兼任股长，加上县府军法官和秘书一人组成。具体负责刑事案件的处理，执行中均需协同秘书室签具意见报正副处长核夺。

纠察股：先是由406团团部少校团附兼任，后团部移往西昌后，改由营部副营长兼任。其具体职责是：每日督促驻会三个部队各派武装士兵一班组成巡查队，纠正各部队外出官兵的军风纪，处理打架肇事的士兵，夜晚定期或突击检查旅店和违禁物品。巡查带队官由各部轮流派出。

谍查股：由警察局长兼任股长，下设谍查员若干人。其主要职责是查辑贩卖烟土者和红灯烟馆，查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密查苏少章与行辕勾结的活动情况。

由于军政督察处是勉强捏在一起的，而实际权力又掌握在24军系统手中，所以常常是虚应故事或勾心斗角，互相拈过拿错；只有谍查股吃香，借禁烟为名，大捞油水。

1942年7月我调来会理，同样兼任了军政督察处处长，初到会理就领教了苏少章的“威风”。

那是8月上旬一天入暮的时候，我和张青岩团长，谢洪康县长以及邹壮穆、徐景颜、王昭文、康绍哲、叶汝调、杨秉璋等在一处饭后闲谈，突然苏少章派马世元来向我说：“我